



「麦」家三昧

穆勒，光荣的宿命

麦家

啤酒和绿茵场青草的香味，是慕尼黑和慕尼黑人的怡然自得。他们今天和三十多年前某天的报纸，都在刊载同一条新闻：火红的运动力学，枯燥的日耳曼文，时间、地点、人物，铿锵有力，广阔而严谨。朝霞与夕阳共美，一百与两百同辉（注：盖德·穆勒和托马斯·穆勒分别打进了德国在世界杯的第100个和第200个进球），一个名字和同一个名字不朽。

第一个穆勒在我从婴儿到少年的14年时间里纵横捭阖于当世，拔剑四顾，天下英雄谁敌手！后生者无需遗憾与从前的光辉岁月错过交臂，面对他留下的那扑朔迷离的骇人数据，便可匍匐于地，顶礼膜拜。

第二个穆勒不是杀手，是大气磅礴，是通幽入微，是信马由缰，是出入惊化。在都灵，在多特蒙德，整座城市因他长久地握手、惊叹、激动。他的存在令足球需要说话，需要出汗，需要怒涛滚滚，而与象征和纠结无关。

勋章与手指早已成为超越时空而怒放的优昙婆罗花，清白无俗艳。

第三个穆勒是如今的宏旨和关键，2009年3月11日，里斯本竞技场痛苦迷蒙的殉难成为了他奔跑的起点。他看起来并没有华丽的诗意或是热血的天才，甚至与秃鹫的牙齿或蟒蛇的舌头亦毫无相关。几个月前，马拉多纳便曾一度沉溺于快意的眼神和满足的嘴唇，发出一声称心的刺耳嘲笑（注：他称呼穆勒为球童），内容高过了形式，姿态丰富了形象。但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一种危险是无声的，它如同一片梧桐树林中的银杏叶或是淡蓝色的水果，如同一件快乐的事情令人愉悦而丧失警惕。它像一剪白色的影子，优美而轻柔。它在风中在肋骨上来回游走，以天真的态度吞噬着毛发、胃液和肺，待到察觉时，棕红的风已捎来了医生可怕的陈述。于是，穆勒就这样用愤怒的前额点燃了

复仇的烈焰，亲手赐予了阿根廷和马拉多纳一场痛彻骨髓、撕裂灵魂的浩劫。

同是浩劫，相比之下，“无辜”的卡佩罗和英格兰队想必更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日不落帝国的大腕们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场焦灼与惊慌的舞蹈中，被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少年以最痛快淋漓的方式两度摧毁尊严，最终被牢牢钉在阴影斑驳的耻辱柱上。也许，他那两粒进球并不繁复，但世上没有简单的真理，因为既成真理，看似简单的背后往往沉淀着勇气、血汗、天赋、执着与滚烫的运气。

这第三个穆勒，与前面两个不同，但又相同，他略显粗糙的技术背后，有着惊人的足球智慧和独特的足球勇气——这必须是“穆勒”这一光荣姓氏的宿命。光荣的宿命源远流长，光荣的宿命百无禁忌，我无限坚信：托马斯·穆勒未来的绿茵之路，会很长，亦很深远。

足球的边缘地带

苗炜

90年前，约翰内斯堡特兰斯凯区的黑人相信，美国黑人会乘坐直升飞机来到这里，消灭南非的白人。2004年南非获得世界杯主办权时，索维托举行了庆祝仪式，高喊着：“钱来了。”他们相信，举办世界杯会让他们变得富裕。世上最奇怪的一个传说就是，举办一个大型体育比赛，能让主办地变得富强。尽管索维托早就有自己的足球文化，足球城体育场就要举办世界杯的决赛，但这里还是“足球的边缘地带”。一个叫弗兰克·奥尔贝格的德国教练曾经在南非的卡萨酋长队担任助理教练，他说他刚到球队时发现，全队球员中有16个人身高不足1米75，“我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弗兰克，你来到了一个小人国’。”

按照英国足球记者西蒙·库珀的说法，欧洲大陆是“足球的中心”，而那些足球欠发达国家都属于“足球的边缘地带”。按照德国教练雷哈格尔的说法，讲究团队和战术纪律的“欧盟足球”是世界的中心，土耳其、希腊这样的

国家，都是聘请德国教练以提高自己的足球水平，这和他们融入欧盟的步调一致。按照荷兰教练希丁克的说法，他在韩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执教经历都是属于“足球拓荒”，将欧洲足球的先进理念带给边缘地带。

边缘地带总是不稳固的，从2006年世界杯至今，参加本次世界杯的6支非洲球队一共换了24个教练，而德国国家队几十年来也没用过这么多教练。德国队这次出色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所谓“中心地带”的足球是什么样子的——在每场比赛之前，德国足协都有对手的详细分析和对策提供给国家队参考。德甲的俱乐部都会有庞大的足球情报分析部门，德国是欧洲第一个同时手握U17、U19、U21三个年龄段冠军奖杯的国家。每年投资2000万欧元，建立了一个由366个训练中心组成的全国性网络，从U15开始，球队就能享受高水平的后勤支持，配备心理医生、体能教练以及顶级的队医和理疗师。

许多球迷支持巴西或阿根廷，就是希望那些富有天赋的足球明星能够击败欧洲严密足球体系中培养出来的“整体足球”，许多球迷不愿意看到本届世界杯四强中有三支欧洲队，就是不愿意看到处于中心地带的欧洲足球凭借经济实力、商业运作形成垄断性的优势。然而，那些所谓“足球边缘地带”的国家想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不能幻想有几个巴西式的天才横空出世，他们要像德国那样把足球当成一种可操作的系统。

几乎所有“足球的边缘地带”都信奉欧洲中心的法则，聘请欧洲教练，按照欧洲模式建立自己的后备力量培养体系，很多球迷并不是要质疑这样的发展模式，他们只是想要看到“例外”，当巴西队输给荷兰队时，我们会批评巴西：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情绪化呢？当阿根廷输给德国时，我们也知道马拉多纳不是神。但是，球迷从来都是情绪化的，从来都等待着球场上出现神迹。



「苗」笔生花



「尚」傲江湖

看四强赛，别把一出京戏唱成二人转

肖复兴

四强出来了，巴西阿根廷的南美夺冠热门，都已经夕阳落山；本来想看的欧洲版的“钓金龟”——荷兰和德国战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好戏，因西班牙的比利比亚一脚劲射，成了巴拉圭的窝心球，最终也没有看成。如今欧洲三强占了四强的三个席位，南美只剩下了乌拉圭一花独放。如果不出现意外，此次世界杯的决赛，恐怕又是欧洲列强的天下。

四强赛前，我曾经说过，以为亚非拉进步的力量正在势不可挡，完全可以对欧洲进行合围，进一步去消减欧洲的势力范围，其实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事实证明，世界杯的整体格局的版图，并没有因为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双双提前落败而有所更改。豪门盛宴依然属于欧洲，只不过东家换了地方而已，上一届是在意大利，请你吃披萨，这一届移师荷兰、德国或西班牙，请你吃郁金香花宴、德式牛排或西班牙海鲜而已。

这样说，并不是说亚非拉在这届世界杯的出色表现和进步没有意义，而是想强调作为世界体育的第一运动足球在欧洲的中心地位，就如同乒乓球即使女子团体的世界

冠军旁落新加坡，但我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根本动摇一样。欧洲足球才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上一届意大利和法国，这一届荷兰、德国和西班牙，皇帝轮流坐，今日到我家。贵族庄园老墙上的苔藓，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并不是新栽上的爬墙虎，一夏天就可以蔓延满墙的。

这样说，是想让我们清醒，亚洲特别是日韩，包括朝鲜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即使惊人夺目，却是悲情大于悲壮。

而老牌的南美劲旅如巴西和阿根廷，关键时刻也掉链子。非洲整体的退步，更是明显。因此，我们离着世界杯的距离依然遥远。千万别看人家放鞭炮，就以为自家的喜事不远了。

关键是要认识欧洲为什么能够雄峙世界足坛那么久，而且出现如今群雄割据此起彼伏的生态，以对应亚非拉对它的围剿。表面上看，那就是它的联赛机制，对青少年后备队伍培养的机制，在商业化的运作中寻求到符合足球自身规律的规律，使它成为吸引全世界最好球星的聚集地，反过来又成为培养世界级球星的学校。我们需要好好研究学习才是，千万不要像我们的新任足协的头头那样，对

欧洲联赛报以轻薄的态度。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则是欧洲文化的深厚积淀。如果足球也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基础，那么，这种哲学基础便是把握对足球的整体认知，与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是一致的，是同步的。它们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始终调整得比其他国家要好，欧洲那么多国家队的足球风格是那么显著的不同，即使如荷兰这样一个小的国家，也张扬着自己的橙色风暴令世界痴迷，纵使如今它已经变得功利，但基础和传统让它万变不离其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每个国家有自己星光闪烁的明星，但它们并不如阿根廷只是围绕着梅西一个人在打，而是在打整体足球。而不像我们这里一样，只能在个人项目拼单项技术、斗心眼、算计小分，如乒乓球比赛中独领风骚，在强调个人与集体统一的足球比赛中千疮百孔。

四强出来了，世界杯接近尾声，即便是看戏，多少也看出点儿门道了，即使一时半会儿我们还不会登台唱戏，起码我们别再荒唐野板，将一出京戏唱成了二人转。

“强”呼啸着覆盖了“美”

蒋方舟

冯内古特说，德国人正在进行一种军事行动，行动名称很可笑，但一目了然。这名称一旦作为新闻或历史报道出来，就会给战争狂们一种同房后的快感。在战争迷想象中，这就像人们在做所谓的既舒服又略带倦意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名曰“扫荡”。

阿根廷是我处女粉的球队，而阿德之战是我确立自己阿迷身份后的处女观赛。伤感是新鲜的，也是确凿的。我看球时陷落在德迷的包围圈中，每一次德国进攻，爆发喝彩。都引起我歹毒和良知的此起彼伏，想大力投掷我的抱怨：“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扫荡。”随即又唾面自干：“你们当然踢得也很好。”

至少踢得很干净，看了世界杯那么多场比赛，最强烈的不耐烦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球员都罹患“草坪依赖症”，有事没事就缠绵悱恻地滚地不起，每次都想去喝他们快点爬起来。德阿大战时，阿根廷复制了这种常态，时而还朝裁判狮吼，一场比赛下来看尽各种摇晃的小舌。德国队却无依无恃，简直像

集体缺失痛感也没有青筋的民族。镜头里他们不曾失态，被撞被踩也一声不吭地爬起来跑，默特萨克脸都快被球击歪了还杵着一动不动。这支队伍像动画片《幽游白书》，里面的人被撕成粉条，也能迅速自我组装投入战斗。

米兰·昆德拉有点轻蔑地嘲讽过黑格尔的《美学》，说他的作品是“鹰和数百个英勇的蜘蛛的共同合作”。德国队也是一样基因嫁接，鹰负责冷漠地居高临下，蜘蛛们编制网络去覆盖所有的角落。

阿根廷的败是完败，没有争议也没有对吼，只有人类祖先一样的呆滞。我看得痛不欲生，手抡重锤的德迷告诉我，那叫做“征服”。

我欣赏德国队的胜利，却无法不在“征服”这个词面前感到畏葸和厌恶。斗争本身是可敬的，像两个男人穿过透透的地平线，透过光晕打量着对方，彼此一样微不足道，一样强大未知，两个男人之间的悲喜剧嘈杂而热烈。而“征服”是个可

耻的概念，优越感缓慢壮丽的铺陈，力量和武器的展示，敬畏的喃喃细语，最后是茫然的追随，除了吧嗒脚步声一片沉默。

我欣赏美，却无法不在“强”这个字面前感到失语和恐惧。在很多情况下，例如阿德之战，“强”呼啸着暂时覆盖了“美”，可我固执地相信，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此易帜。美是复杂的一层层底色，能怀疑悲哀地抛弃；“强”是一团模糊的刺激，逼着你随它放肆；美的胜利可以让人保持距离，“强”最后贪图的就是死寂的心服口服；美可以评头论足道其短长，“强”却不容置喙。

因为不容置喙，满嘴“我阿我阿”很自得如意，诋毁“你德你德”却说不出口。难道只能学昆汀在《无耻的混蛋》把历史意淫得很正点？此情无计可消除，欲言又止，却上心头。倒也不是完全无计可施，日前我国大批阿迷上街裸奔。那什么，这也算面对征服，“轰”地一声非暴力不合作。何以解忧？唯有裸奔吧。



「方舟」有票